

●巷陌奇谭●

炉桥美人巷

□郑鹏程

美人巷的事,都是外婆告诉我的。她说一回,我记一回。外婆走了,巷子也拆了,就剩下这些话了。

外婆讲这些事的时候,总坐在灶膛口的小板凳上,一边添柴一边说。火光一明一暗的,她的脸也跟着—明—暗。我趴在旁边听,柴火噼啪响一下,她就停一下,好像那些话要从火里扒出来才暖和。

冬至那天,炉桥镇的石板路上落了一层薄霜。漕运码头的梆子声,穿不进美人巷的高墙。外婆说,她小时候在方家住过一阵,偷吃过一块生桥尾,咸得直咳嗽,被方老太太追着打了半个院子。

那天的霜厚得能印出脚印。巷子两边的墙是青砖砌的,年头久了,砖缝里长出一蓬蓬的瓦松,冻得发紫。墙头探出来的老梅还没开,花苞裹着一层绒毛,像小孩子攥紧的拳头。外婆说,美人巷一年四季都是阴的——太阳好像照不进来。

方家是镇上最大的宅子。十二扇屏风隔开里外,影影绰绰看得见人。方静姝那年十六岁,生得清瘦,眉间一颗朱砂痣。她每天在暖阁里读书,绣花,学琴。祖母已经把她的聘书锁进了抽斗——许给芜湖米商家的三少爷,腊月过定,开春出嫁。

她不想嫁。但她从没说过。

教静姝读书的是林先生。林先生梳着圆髻,穿青布衫裙,襟前别一枚白玉佩,走路没有一点声音。外婆说,这样的人心思重。林先生是外乡人,没人知道她从哪来,也没人知道她家还有什么人。她就一个人,住在方家后罩房最西边那间,窗台上永远搁着一枝枯梅。

林先生讲《列女传》,声音清冷得像冰裂。静姝坐在蒲垫上,手冻得通红,心里想的却不是书上的话。

窗外那枝老梅的影子,正印在她面前的纸上,一枝五瓣,清清楚楚,像谁用墨画上去的。她盯着那影子走了神,林先生的戒尺点在书案上,她才醒过来。

一天,堂姐从芜湖带回一张报纸,说上海的女学生都剪短发了。几个小姐叽叽喳喳地议论四妹妹搬出老祖宗的规矩,话没说完,就被窗外的北风呛了回去。静姝没作声,但她多看了一眼那张报纸。

午后飘了一阵细雪,打在窗纸上,沙沙地响。不大,一会儿就停了。绣阁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绷架上绣花针穿过素绢的细碎声响。

午后学琴。林先生抚一首叫《阳春》的古曲,忽然停住了,手指悬在弦上半晌。外婆贴在窗根底下,听见她低声说:“老了,这个音,想不起来了。”静姝后来跟外婆讲,她看见先生手腕

上的珊瑚串少了一颗——以前是完整的。她忽然觉得,先生心里也藏着什么事,只是不肯说。

琴声停了以后,屋里静得能听见炭盆里竹炭崩裂的细响。那声音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敲门,一下,又一下。

那天晚上,堂姐把静姝拉进书房,从裙腰里抽出一本《天演论》,书页间夹着女学堂的招生简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静姝念着这八个字,手指头摸了一遍又一遍。窗纸上的梅影晃得厉害,像她的心。

耳房里没有生炭盆,冷得像冰窖。两个人的呼吸凝成白气,在灯影里飘着。堂姐的脸被油灯映得半明半暗,眼睛却亮得吓人。

“南京的女学堂,春天招考。”她压低声音,“我打算去。”静姝没说话,把招生简章折了两折,塞进袖子里。

那天夜里,静姝躺在被窝里,把招生简章又掏出来看。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得那几个字影影绰绰的。她想起祖母的手,干瘦,温热,拉着她说“好人家”的时候,拇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摩挲。她又想起芜湖那个三少爷的背影——高个子,青布长衫,她只在屏风后偷看过一眼。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说话什么声音,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冬天给她递一个手炉。

她把招生简章折起来,压回枕头底下。过了一会儿,又掏出来,展开。再折起来,再压回去。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大雪,一团一团的,像是谁在天上撕棉絮。她听见瓦片上积雪滑落的声音,“噗”的一声,闷闷的,像谁在叹气。

林先生的脚步声从廊下传过来。两个人慌忙把书藏好。林先生推门进来,带进一缕冷香——是腊梅的气味,又苦又清。她看了她们一眼,什么也没问,只说:“雪夜宜读书。”放下暖砚,转身走了。青布裙摆扫过门槛上的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祭灶那天,静姝去给祖母请安。祖母拉着她的手说:“腊月十八过定,开春就嫁了。芜湖米商家,好人家。”静姝低着头,嗯了一声。她摸了摸袖子里的那张纸,什么也没说。

年三十晚上,留声机放着《茉莉花》。祖宗画像前的供品热了凉,凉了热。静姝站在窗前,望着中堂上“诗礼传家”的匾额,忽然看见远处腾起一小片黑色的灰烬,像蝴蝶,悠悠飘向半空。那是林先生在烧旧诗稿。静姝后来想,先生烧掉的那些诗里,或许藏着一个她永远不知道的名字。

静姝攥着袖子里的聘书,手心里全是汗。她想:过了年,就来不及了。

●桑梓留痕●

想念那头老牛

□谷茂荣

四十年光阴,恍如一梦,多少人事都在岁月里模糊了轮廓。可每当静下心来,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头老牛的身影,它低着头,慢悠悠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尾巴轻轻甩着,赶走落在身上的蚊虫,模样温顺又踏实。那是我小时候日日相伴的伙伴,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柔的一道光影。

儿时的乡村,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没有喧嚣热闹的游乐场,放牛便是我童年里最日常的事。那时候,家里要拉稻子、小麦、油菜杆,全靠这头老牛支撑,村子里的人见到它都要夸上一句。这头牛骨架大,脊背宽厚,膘好,干活厉害。每天清晨或是午后,我牵着细细的牛绳,一步步走向村外的草地、山坡,牛绳不长,却牵着我整个年少的时光。

它从不调皮,也从不乱跑,总是安安静静地低头吃草,嘴巴慢悠悠地蠕动,青草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气息,在空气里弥漫。我就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慢悠悠地飘,听林间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有时,我会找一种扒根草,找出来给它吃,它会眨巴眨巴眼睛看看我。有时,我会趴在它温热的身躯上,感受着它平稳的呼吸,那份踏实的暖意,能驱散所有的孤单。它似乎总能懂我,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不吵不闹,就那样陪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午后,送走一轮又一轮绚烂的夕阳。

农忙时节,它是家里的顶梁柱,跟着大人下地耕田,拉犁拉耙,从清晨忙到黄昏,浑身沾满泥土,累得气喘吁吁,却从没有一丝懈怠。它低着头,一步一个脚印,在田地里走出笔直的痕迹,用自己的力气,耕耘着一家人的希望。即使再劳累,只要我轻轻唤它,它总会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依旧是那份熟悉的温柔。

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为了生活奔波忙碌,很少再见到那头老黄牛。再后来,听说它老了,走了,永远留在了那片它耕耘了一生的土地里。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记忆会慢慢淡去,可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这头老黄牛的身影,反而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

如今,再回到故乡,曾经的草地早已变了模样,田埂也不再是当年的模样,再也没有一头温驯的老牛,等着我牵着它走向山坡。可每当风吹过田野,我总会下意识地回头,仿佛还能看到它低头吃草的模样,仿佛还能感受到它靠在身边的温度。

它从不是一头普通的牛,它是我童年的伙伴,是故乡温暖的印记,是乡村岁月里最质朴的温情。它见证了我年少的懵懂与无忧,承载了我对故乡最深的眷恋,也藏着我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四十年风雨,世事变迁,我走过了很多路,遇见了很多,人,可心底始终留着一个角落,装着那头老牛,装着那段牵着牛绳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纯粹时光。时而会想起小时候想的问题,老牛那么强壮,为什么一根牛绳就可以牵着它?是因为牛的鼻子又软又敏感,稍微一拉就会有明显痛感。想想自己走过的路,为什么有时候身心疲惫了,第二天又要起来继续努力奋斗?因为胸中有情怀,心里有牵挂,肩上有担子。



●经纬行吟●

绿皮车夜话

□席忠翔

最近休年假,到北京游玩,买了一张夕发朝至的绿皮车票。

踏入站台,眼前出现一列绿皮火车。这种绿,并非初夏新叶那般翠绿,也不同于湖水之碧,更像是邮局老式邮箱上的那种绿色,仿佛把人置于木心的诗句之中,使得那颗惯于都市快节奏的心,骤然放慢了速度。

找到铺位后,我便躺下。车子开始动了,起初很慢,就像晒了一整天太阳的小猫咪,懒洋洋的,等到筋骨舒展开来,便放开脚步跑了起来。

月光如同流水一般倾泻而下,洒落在麦田之上,晚风吹过,荡起一层层金银色的麦浪。正值农忙时节,即便已是夜晚,仍有许多收割机点亮灯光,不知疲倦地穿行于麦浪之中,就像那些立于涛头的弄潮儿,勇往直前。诗人喜欢为弄潮儿写诗,赞美他们的敢于冒险和进取精神。这些由钢铁打造而成的“弄潮儿”,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划破夜空,却

守岁到半夜,雪停了。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得院子里白花花,像白天一样。静姝一个人走到廊下,看见那枝老梅开了——只开了一朵,黄颜色的,花瓣薄得像纸,几乎透明。她凑上去闻,没有香味。外婆说,冬天的梅花,有时候是没有香味的,要等到最冷的那几天才有。

开春后,镇上来了换防的队伍,马蹄踏碎了石板路上的薄冰。货郎摇着浪浪鼓,唱新编的曲子:“美人巷里墨花香,姑娘剪了学生装……”方家的日子还是照旧,只是来收古董的商贩多了,说是省城有人好这口。

林先生最后一次穿过垂花门。她把半卷琴谱塞到静姝手里,扉页上写着八个字:“冰弦虽冷,可纳春光。”

静姝接过琴谱,忽然抬起头问:“先生,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

林先生没让她说完。轻轻摇了摇头,转身走了。外婆说,她那天圆髻上换了一支玳瑁簪子,比平时好看。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人从后罩房最西边那间搬出一只旧藤箱,里头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和半枝枯梅。窗台上那枝,倒还搁着。

静姝站在巷口,看着先生的背影消失在薄薄的晨雾里。雾是从漕河上漫过来的,带着水腥气和一点点桥尾的咸香。她手里攥着琴谱,袖子里揣着招生简章,怀里揣着一颗跳得发慌的心。

开春后第五天,天还没亮。

静姝提着一个藤箱,从后门走了。箱子里塞了两件换洗衣服、那本《天演论》、半卷琴谱,还有一块生桥尾——外婆说,那是她偷出来给静姝路上吃的。

巷子里没有人。只有那枝老梅,落了一地的花瓣。

没有人追出来。

那条美人巷,后来还是拆了——不是方家自己拆的,是过了许多年,镇上修路时拆的。我蹲在老槐树根底下,扒开碎砖头,竟有新绿的嫩芽顶开冻土——蜷曲着,像外婆比画过的描红笔锋。一块残碑半露在泥外面,隐约看得见“诗礼”两个字。蚂蚁们顺着石刻的笔顺爬,谁也看不出它们走的是什么路。

后来有人说,静姝去了南京,考上了女学堂,毕业后做了教员。也有人说没有,她只是从一条巷子搬到了另一条巷子,嫁了另一个人。

外婆不讲这些。她只讲美人巷的事。

春风从倒塌的月洞门穿过去,吹动废墟上野生的牵牛花藤。那藤蔓缠着一根锈蚀的铁马挂钩,打了个旋儿,像永远绕不出去的一句诗。

外婆说,她一辈子也没学会那个结句。

●诗韵潮声●

秦观故里

(组诗)

□秦 骏

少游村

风的均衡
来自油菜花的
谦逊和颌首低眉
荇菜在水中起舞
水面的镜纹
或将难以磨平

他们试图唤醒
不远处的风车
鹊桥边的青石
站立时便站立
静卧时便静卧
爱则爱,爱则深爱
于此置留
世间最婉约的温柔

祠堂

每片瓦,每块砖
泥土定型前的醒悟
冰与火,锻造了红尘

一叶扁舟
跋涉过山水
帆影躺在纸上
备好的马鞍
敞开的门庭
恰似荷叶铺展
鼓角,戛然而止

瞻仰秦观塑像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展阅与掩卷思索
眉宇间蹦出一个“观”字
观沧海,也尽观天下

宽袍大袖,腰系绸带
足踏布履
高于高处的基座
双目,可以拆分出
无数个信号
两情久长时
半个世纪
已然太过匆匆

三阳河

一枚小小的砚池
足够容得下你的一生
却拴不住
比肩书签承重的心灵

阳光正好
照得见彼岸的蔷薇
新声如蝉翼
止于咆哮
昔年,东平河
与你匆匆握别
掬一捧朦胧
洗尽如泣如诉的暗夜

咏孝子朱寿昌

(外一首)

□王万朝

洞箫辞官墨悬去,秦川万户找亲娘。
梦乡见母数千次,睁眼模糊泪水汪。
关中同州寻获后,带回慈眷返天长。
精心服侍寿正寝,坟头打伞孝义扬。

贺《陋石吟》出版

月季花开别样红,吟歌陋石显儒鸿。
智人觉者走南北,把酒言欢竞举盅。
逸兴诗斟沧海韵,浓情墨洒碧云虹。
九旬流岁多磨砺,且寄语论谈笑中。

